

山西府縣志輯

中國地方志集成

雍正澤州府志(二)
康熙臨州志
光緒續修臨州志
乾隆重修襄垣縣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縣志輯 ③③

雍正澤州府志（二）

康熙隰州志

光緒續修隰州志

乾隆重修襄垣縣志

鳳凰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七

賦

冀州賦

漢班彪

夫何事於冀州耶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
娛望常山之巖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遼元王於
此邱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河東賦

楊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
鴻發祥賡社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
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梓星之流旃覆
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揚左肅被雲帟奮電鞭驟雷駕
鳴洪鐘建五旗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塵拂神騰鬼趨干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乘靈亂萬騎屈矯嚙嚙旭旭天地稱敷簫叩跳躡湯渭躍逕
秦神下驚踴魂負沱河靈嬰賜風華蹈裴連臻陰官穆穆肅
肅蹲踞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序細繼元黃將紹厥后於是
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厚介山壁文公而懸推兮勤大禹
於龍門灑沈苗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漸登歷觀而遙望兮
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守唐之
嵩高兮孤隆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
城歲南巢之坎呵兮易西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起河兮陟西
岳之曉晴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濛濛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蕩
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
而獨立兮廓盡盡其亡雙遊逝摩歸來以而夏之大漢兮彼
曾何足與此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以羣龍麗句芒與

驗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據項
踰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離離軼五帝之遐迹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鍊石補天賦

唐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
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益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燾仰
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慚於山
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是營石不
能言而助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媧氏之
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眇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
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嗟峨不墜皆投質於輕清若乃元
造呈材神功効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適卿雲初觸當碧落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

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
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繁焉暇積素之煙尚疑苔點摩
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煉眷無親而克
敬富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夜比爲
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宮
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咬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
取銀之日排剛之時組繇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
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畏風而憂其是知補上天於
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以海日生

乾于俞

配乎地者惟山麗乎天者惟日登召崑之峻極見曠曠之初
出廓臺海百川之宗孕金鳥千里之質泛圓光於沆瀣填鮮

耀而浩盪雖騰輝於碧浪之中詎倖色於紅雲之裏夫烈
曜燄赫炎晴掌洪波獻大清焉夷駭躍同奔驚照耀兮
珠潛吐燭朗兮龍燭忽生愕羣仙於金鏡驚天鶴於玉京巨
浸半涵猶韜普天之美人寢尚曉孰識未融之明夢其于
可睹四目斯在危岫陵手碧落日域迨乎蒼海既登陟以還
觀知蒙汜之浴彩晨光乍分夜色未改昇黃道而將始臨下
土而有待晝明夕晦徒觀其顯次之常出有入無孰測夫陰
陽之宰氣澄霧卷月落星殘流暉電曜散雪虹攬將燭燭以
千燭出浩淼而上干掛扶桑而杲杲昇陽谷而圓闔敷九華
而絕奕燦三山之峰巒且幾升天無憂於見深已能烜物寧
患乎和寒顧寅賓而不忒燦燦深之無端乘變化而復往得
沐浴乎波瀾於是游大極辭殘夜羲和敬導運行有舍得天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二同前韻

山惟隱天海則孕日日將昇而轉麗山望遠而無失青崖直
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遙分靄杲杲之初出將以測尋度窮
節汨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已哉當其陰兔
傾晨鷄鳴捫葛藟涉嶺嶺挺身於重嶺日於八紘天地廓
朗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時曉曉而有竟燭浩莽而方呈
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色澤麗上疑渾渾初生嫩爾下土煥
乎上征觸高濤而暫滅泛輕浪而還明曙色漸分晨光未改
濛濛拂浪扶桑浴彩將黃道以麗天必青方而浮海豈韜挾
之爲莫實照臨而有待是豈望莫遠乎日既登莫遠乎天壇

彼以離而取象此以艮而居安考之則陰陽有度察之則漢
漲無端況乎銀漢落金波殘將東方而自出倖下上而式觀
三足翱翔若刷乎游瀾重輪輝煥如歷乎波瀾映曜夷而未
定拂若水而將升紅綵下沉照波中之鱗甲朱光上溢射雲
表之峰巒誠變化之相詭諒始終之莫殫泊夫出沒湯照或
夏昇九天辭午夜羲和整轡而直上葵藿傾心而肯仰亦何
必登日觀之峰而後望神明之舍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三以題爲韻

客有曉臨稜層高山獨登覽煙嵐之忽歛見海日之初昇赫
彩旁照炎光上騰影乍搖而滿目霞碎波不動而長空血凝
由是倚危巒立天壇夜色既啓炎精始圓赤氣上煥於雲路
采輪乍張於波瀾照耀一海之中剖開洋實分明百丈之外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四

洗出全盤浩渺無涯噓噓在望高若崢嶸之頂下視赫曦之
狀焚蕪巨浸浮沉奔浪陽鳥浴羽而載飛羲和按轡而直上
不沉乎泉將麗乎天燦雲濤而有曜輝庭燎而無烟赫赫光
滿規規質圓纔湧出於溟渤之底已見盡乎巖嶺之巔所以
躋高峰詭丹彩明暗既分升沉斯在望若木之初出疑查上
天河懸陰火之潛照見熒熒滄海出水未遠騰飛已殷托高
跡於嶢岬之際指大明於顧盼之間湧上扶桑謂蟠桃之有
藥照出仙島疑燭龍之映山嶺赫滿空淵渟沃日當銀漢而
炫晃泛金波以洋溢巨鯨之冥目霍張洪爐之鑄鏡飛出及
登乎軌度射破氛霧洗光華而不淫衝塵埃而寧汚倚九天
以照臨見百川之奔赴故游者徒倚遐望徘徊久駐因物覺
辭愧升高而能賦

登天壇山望海口初出賦

蔣 芳

山有極天崇華冠羣嶽而首山下壓溟渤之奇岸平視咸桑之初日天光海上燿燿而曉色已分人代夢中促促而寒更未畢客有愛此早景登茲崇山候東方之昏黑據中頂之昂顏俄而陽開陰閉翕翕迴運曳晨光於莽蒼之外走狂電於溟濛之間高焰忽興潤汗而洪濤血赤半規猶隱洪彤而青帝朱殷及其旋轉將旦睢眴萬狀散五彩而錦章已出照三山而鼎足相向杲杲始規規滿望火輪上碾燒碧落之氛埃金汁下融躍紅爐之波浪觀夫巨浸無際跋鳥上搏萬象昭著二儀霍寬驚魚龍之蟄銷昧谷之寒散入圍畦想葵藿之俱靡稍分林嶺見木石之同壇獨立嵯峨瞻瞻晷度躔次一道踰華四布赫曦而六合貞明吞納而百川奔赴不假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五

冲之目盡觀元虛之賦赫奕昭宣層巖之鑪赤玉之盤燭地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義和振鞭溼光而長波初沃暖氣而孤峯最先美潤呈祥重光賦彩帶懷抱之珥照不波之海陰火之微茫已沉土圭之盈縮屢改則知大明之麗天兮可捧而昇高山之橫空兮作鎮不崩倘躋攀之有路願觀光而一登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李 爲

有和氏今曠代之珍有蘭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在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尋君命能使乎於四隣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西郊之役巾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欲張膽而吞敵蹈虎尾而若閑過鯨口而無陽幸一言以復命得通誠而致璧焉

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過征不遑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砂之井陘既臻天府之地遂造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案青萍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佐靈臺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侍威以逞暴欲愛寶而損信曷英勇而知機弗詭辭以恭順溫如之質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勃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恤西隣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傳之過秦爲相如之慕蘭連城棄諸良玉歸歟且告秦君已矣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晚而褐懷之已達生芻之質空存白虹之氣不返

感山賦

宋 崔伯易

客有爲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六

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爲之賦其辭曰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攝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闔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闐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者矣所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應動於是爲論山中之物山中民敘山中之遺囑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畧程連縣高山見於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虞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映屹屹嶠無復平地陵轅百國有陰山焉積二千餘里北爲戎狄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範位斯天銅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極星下開靈方遂冒而畢自

排以張亂則翼安弱則翼強起為名岳妥為平岡其
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邈而上
殆莫知其高也登臨千里昂目而前望駭異與夫天當其深
也繚繞盤辟殆莫知其深也馳驅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春
盛連延乎錫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
極此其知言故如彼大邦圻甸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
鄉異觀習乎所傳均然若按者曰鞍山突然若龍者曰龍山
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
驪之貴戶俊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
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童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
上紀推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
俊懷交而發嘆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潛之祥觀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七

元錫問於逢車武衛置縣而當煩舊養吾襟共附吾舟經千
壁之勢揀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鳥嶺支其蹠蹠姑射王
星隆虛雷首靡遙嶽岑參錯釘餌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
其前或贊其後讓以奇嶽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輪力擁大帝
之寶授上囑囑今鵬擊千坪磴今鯨聞又若王畿之外五等
諸侯奉命中土事屬千萬里而內而騰騰此山之形也汾潞
丹洹潞池洹易凍沁淇漳清源濟泉奄旬將迎縱橫激激安
陽巨馬出其脊白絮北沃度其波觸遑阜以孤引激榮光而
歷巖巖染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莫荒有神開社有伯
以風王威以雲王澤識手模陽覆半扉懸近塵百城遠需萬
域暴暑巫寒暗天一白淫不得為瘴氣不得為疫豈其幽深
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谷也合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

斯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
隱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為疆大抵以兵為阻
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
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
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主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
為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
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熊斯林如虬斯怒左顧右睨爪牙鋒鏑
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奉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視抵
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班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
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
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茶錯今千餘年幽
陰寂寞此山之勢勝山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八

野逐獸者非即其獸徘徊陵陸踰趾陵阜裁約六國耽耽九
道孰為龍首孰為天憲向背孰從草木孰遽器械孰便憑倚
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裹為地孰尾為鶴孰蜀孰方孰圓孰
孰孰仕衡輪孰敏沮嗎孰懸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
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暗誘孰可斥埃孰可接
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伴道
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開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
軼結勒念素去就所過之邑鵠視狼乳詰無不講獨無不偶
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橫
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惕誠構鬼神
不能窺其密賢俊不能糾其謬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
爵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

六務此其山之琛也其鳥五色蒙塵猶如秋月明星精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鵲隨在還青冥木棲則鶴鷄鸞鶴水止則鵝翠鳬鵠殊種競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同角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麋鹿瑞獬行搏坐噬草則紫園之獲勒母漏盧虞街牡蒙荃荃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倩如雷此胡雲英玉支解蓋菴蘭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吳粉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梓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枏楸思仲蕪荑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檉槐棗棠榴梓梨陽檀壓桑粉榆檟槐交柢並節韜唐蔭隄身絲中材實資療肌松栢千歲寔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連而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七

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橋棟下隔百步猶穆受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園之觀土水之工戶牖朱綵之飾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怵然咸願獻力京師進棋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銜磁相澤汾潞之人披蒼莽伐崆嶺賡新甫之栢簡徂徠之松激春濤之悍蒙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爲新宮以壯闡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闕秘廬侍從兮蛇蟠翠幃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述考其邪正更取士之策

注者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義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爲諸部是時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剏邑之任以觀其所莅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捐者捐者斷者烹者拔者拔者戈者四時僮僮皆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鵠形製羽毛甲鱗弓矢鎗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纖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於縣官寧有間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鵠火之流烈感斗極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七

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狂厲之感無喘夜駭寐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憤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歡悲歡慷慨以聽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萬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收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竝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朕李驥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

之疾難去也如水受根抵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鄆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連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澤論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端疆侯暴王襲頓蹕驪納土稱臣冠佩陸聯雖天令之斬在亦王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刻隆成之堅躬擐甲胄躬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閩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救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使其身意艱者不知約從連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黜老於耕耜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奈何合之深山觸鷙猛而爲勅敵之怒心錢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道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員則咸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苟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存食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鑲金於鑪鏡以鋒刀俾持以趨逐其蟲地創其室廬剝木成舟結繩爲尺刻木爲矢弦木爲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牛輶馬紡績鑊鋤後王因之說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能縛封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征如驚不數十年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四

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顧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饑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殿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國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開天子之建宮平厭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僮僕坤后斥程而容與青帝執現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觀其徽纒捨佳醕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嶺以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寮雲縮萬壑塗以齊緒覽以說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織貝荆簪丹而箇簪蒙羽之徽縞澗漚之泉紆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王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被於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陵北愴乎空峒積犖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置懷之域三河之衝潯斷乎滄溟背樓乎大戎齊楚甌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造機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卽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河之達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推理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種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贄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討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曰君知其一未觀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榮

茫然黠虜矣民視此而莫敢乘焉者非有以時之
於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使而夷之以計其行餌之可欲
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與於爭桑投藟生心文子之
至喻牛甘必關管豎之所置國家近邊雖止戰之地久禁而
不耕所棄甚輕爲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
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
之師君所聞也諸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墻而廢
困倉善買之行不念肚饑而捐金珠儲得其術則害何能操
利果大入則小或可諒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歲起屯
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邇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
自鑄重給民贖土而爭羅於胡邊計若此府爲利歟由衆人
焉南牧之慮將智若兮北伐之涂推石傳土決其成功東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主

懸車昨乎能事突收燕樂揭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
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可
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相不平抗快俱起質於先生先
生默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
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
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珍暴貨幣之詠朕不
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爲災祥則雖傳道之人
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
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
爲公卿出爲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藏其貨易
供其財易當然執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賑
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違其

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家列肆侔於府庫第羅
於康莊金紺采綴銀劍煌煌被以黼黻綴以雕綺狗馬棄齊
民之食飲與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葬靡敢紀制通吏買
法陰淫陸梁其惡荒負陰之民拉弱山絡野之羣畜奴如兵
古田論鄉主述豪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爲常州縣徒史私
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張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
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靡潰輪幾俟而幾
王疆桀相師極欲爲威怒綱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刑
制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穉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器用
殊寡東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
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
災而彼反爲宜從是其挾區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主

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獸不
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饑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
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理而畜難蓋取民無予奪之政
厚生無發歛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
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村上司之以獻筭下
撓之以追催索之於邇則此既莫有求之於遠則險孰能來
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期年而
篳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怒不委於溝壑則
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
害民察其蠢鬧必因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
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
言之土地則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災也民矣其

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則野地不土者抵禁而趨已墮
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井不土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
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
以推類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器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
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
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
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
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聚士黎庶居室有兵器械有度車馬
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纓君
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
也合國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
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殛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七

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於後
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鄉任之九職之事辨其
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至林而有衛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
史胥徒煩其所行賦祭而弓矢陳畢舉而尉羅典司險達其
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驚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既
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
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山人之專取犀象麋鹿
角人之所登率避其草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
大順不可勝用孟子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絡之資民
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
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頌
以益鼓簫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江河山出銀錠丹甌

極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於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
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麗
者耆耄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觀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問諫而必喜賞罰不
濫切愛乎民命祭祀聲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
知而知之甚詳克已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
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
患有司不得其術不忠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忠
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
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
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七

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
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
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
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
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
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域渾渾然臨之以至健隕然載
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盡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端邱堙
之山質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遼近功於一山
增泉樑之弊牽危疑於往代田園備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
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
而語哉二客離席踟躕謝不敏請爲弟子既而少進日問
臯財得臯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爲之

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聖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綠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號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石樓賦

明何景明

石樓先生既捧檄於外臺將命駕於中州乃假道以省乎高堂馳太行之阻修展其曠懷慰茲遠遊覽山川之如故訪風景於石樓念舊遊之所在舉壺觴以優游遂與客沿清溪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九

絕澗控天梯鈞石樓羅羣山於膝下挺層臺於天半撫千載而孤懸縱萬戶於一瞬此其大觀也而重峰結翠簷牙之迴薄也疊嶂迴連墻垣之連絡也列岫吞吐戶牖通也樹色渺瀟施簾櫳也若其璇題約月畫棟承雲乘長風迸斜暉烟霏霧冥鬱乎氤氲橫披風雨側過星辰又晦明之相因也時而窮八極之表九垓之垠高寒冽乎肌骨寥廓蕩乎神魂已而嘆曰是則天下之奇也被麗離齊雲升幹落星極匠士之工巧破人力以經營野絲竹以宵夜黠羅綺而嬌春及其盡也莫不華落聲沉墻頽其墮向之靡麗離齊悉風散而波論此不可稱於大人也曷若茲樓根於凝成肇於鴻濛天造地設禹鑿神功丹雘不御斧斤何庸飾兮無極仰兮無窮日久之所出納乾坤之所轉懷崑閩閩而一問等古今而回榮榮口

先生亦知夫遇乎遇則重不遇則輕故水以龍而山以仙而名義峭顯於三蘇龍門顯於二程盤谷托昌黎以不朽匡廬得六一而益尊吾今始知石樓之遇觀其峴岬隱顯即德之深遠也振拔閭閻即才之高曠也旁合而獨起中立而崔嵬乃其威也萬仞壁立乃其直也四境俱通乃其聰也突元崢嶸聳聳通空乃其器之宏也白露飄飄飄芙蓉碧霄乃其出塵之清標也龍虎交蟠鳳凰雙擎翠峭互出紅綠流丹乃其文彩之翻翻也至其所積之久所培之厚則又仁者之壽也况君子之所愛或假情以自寓或托物以自省趨合而形忘機會而神領豈徒恃誇嘯以誇奇詭清絕以炫景耶於是攀翠磴及瑤巖玉巢棲鶴銅柱擎仙洞雲積素山月連娟排石窗而擠欄戶咸與極而言旋但聞崑嶠風生萬籟始聲天高水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

於太清

筆山賦

常倫十五歲作

山形雖石色峭舉神兵加斧鑿瞰乎大境之開導乎寒玉之削維一邑之崔嵬鎮三晉而豪儒萬仞之盤旋聳五峯之立卓疑天上之飛仙遺袖中之筆削以天章為穎毛化硯池為澗堅石立人形崖崩虎攫怪怪奇奇磊磊落落東則沁河活潑山環其中萬頃一碧泛綠浮紅波接明月浪拍長空可登兮可釣可浴兮可風一瀉千里莫竟其窮南則小山玉立狀若崑崙黃沙崖半翠相成盤乾坤秀氣造化神工肩武夷兮丹山碧水太行兮怪石危峯若紀計之有盡歸九章而無功於是自西而望則雲林隱隱有山翕然煙霞出沒光景

通歸旅銀樵人之路在迷仙之崑崙楚山兮六六而至
兮三三自北而眺則山名鳳凰一參一差一弛一張集峻山
之瑞來沁水之陽與兩石之分立若一亦之所傷玩斯山也
則浩浩乎若憑虛御風而不知身之幾許飄飄乎若謝塵羽
化而不覺其心之徜徉也客有自西方而來者舉以告先生
先生曰噫呼嘻此吾志也試爲子言之粵彼晉陽實予之鄉
山塵雨趨天之一方胡馬依風丹葵向陽故嘗知外之不足
貴抑亦思本之不可忘第欲早尋乎青山之廓將以晚搆乎
綠野之堂聽子言之是是使我心而皇皇客乃俯而歎曰於
戲物華今天寶人傑今地靈惟山川之秀乃豪俊之鍾蓋聞
筆山之所由美因究筆製之所由興故夫太極抱負造化蓋
藉神機之破鬼物之泣雲漢昭回日星分敷此天地之所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王

爲筆也鳳鳥有感麟獸就殭隻字衮衮片言斧抑羣后臧否
天王黜陟此春秋之所以爲筆也雷奔電歷雷懸露滴兔盡
南山鴻飛西適出入有神迅速無見此學士之所以爲筆也
實核事工褒當貶的一夫所言萬世所適正人直書絕惡如
敵此史氏之所以爲筆也今先生名著於海宇望隆于公卿
筆端霜擁筆陣風生叶胸中之錦繡燦筆下之崢嶸驅海海
兮硯滴煥星斗兮文明周將以經綸之大手寫天下之太平
而晉之山名爲筆者又奚足以爲先生之經營哉雖然蕭齊
始號古以別名後之因之是則是免或趨夫山水或扁夫軒
亭脫姓字以尊美於詩人而結盟繇小子之何識爲先生其
自評與其千里之徒慕孰若一號之稱情慨筆山兮何幸共
美人兮俱清乃歌曰沁之水兮筆山仰高峯兮難攀挹先生

之清兮與斯山而班班先生亦起而歌曰筆之山兮清之
身清流兮心高於巔予之號今予之宜良有得兮我心之同
然客喜而笑相爲飲樂月落尊空客去卒酬先生援筆而書
拂琴而操蓋有得於高山流水之調也

前析城賦

李 咸

天地吾不知其何所紀極也六合之過八荒之浩十州之內
五嶽三島環元流長炎元縹緲生祖鳳麟聚窟相照蓬萊方
丈瀛洲繡嶠東岳西華恒衡嵩表足之所不經目之所不眺
想像之所不成議論之所不援惟軋十大洞天王屋居先王
屋之上析城巖然載在禹貢經典名篇生斯長斯胡默默而
不彷彿其一詮其爲質也縣崖矗立四壁峭堅狹不能上狹
不能緣其山之頂舉爾平川寸木不生藥草芊芊徑四則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王

十里之陌阡星列若置龍窩蟬聯散散整整巨巨細細分分
合合深淺於爾漫草色之中焉有千年潤之山腰石無一日
乾之海眼泉泉之清也者質質澤澤如鏡光秋月不用分犀
焚膏對物則妍媸美惡罔不纖毫畢見於其前其濁也滄滄
潒潒混混沌沌靜如勻吻禹甸數頃平原動則潒潒湍急電
掣風旋萬枝洪波白浪掀天是誠蛟龍之所出入靈仙之所
宅潛六事之貴桑林在乎其東偏成湯之廟立於其巔旱焉
致禱禱則雨雨耶綿以是取水者三百六十里奔馳而不
憚乎峻山遠水崎嶇欹涉之難艱南至於南河之南北距太
原之邊東極東都西抵潼關罔不陳牲設幣爲之至止而告
虔有宋熙寧前後奉青殿宇崢嶸丹堊鏤雕三百餘楹黃冠
羽客越百餘丁迄今廟貌雖圯大殿重燦功集於邵武太守

原氏渭陽雪齋先生聃言換水鼓角齊鳴絡繹還遊以
迎執敢纖毫散情少干罪戾於其神明人之遊斯山者春日
載陽四顧山光紛紛匝地鳥語花香睨睨上下天好其傍雲
氣下飛山烟上徹氣氤撲鬱而興致爲之超絕因歌之曰細
溫鎮緝山川滋淫維彼耕者罔使不給若夫朱明入夏盛暑
炎張鏢火流金揮汗灑洋偃仰石磴策颶風揚如瓊草琪花
玉簫瓊床赤日行天午不知烈烈之難當因歌之曰薰風南
來願分其涼蘇子之咏切不可忘及其晚葉秋山金颺應律
青女揮霜纖柳蟋蟀螢火之光斷續星絃因歌之曰西成在
望稔熟異數誰非赤子念彼不足省刑之月威尊典重罰不
可濫惡不可縱至於嚴冬凜烈六花紛飛狐走鵝行梅花竹
葉虎嘯巖頭鶴啼斷葉煮酒臨峰與客對酌飄飄乎如羽化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三

而登仙者後先爲之一轍因歌之曰胡然而風胡然而雪挾
養之施皆可隨分自將而各致乎老安少懷之豫悅果其然
也能盡乎數者之襟期庶可爲遊覽者之豪哲

後析城賦

李 咸

戊春正月十九日積雪凝山而明庶和暢廣文許天璣先生
突至招遊析城予曰噫奇甚矣雪擁迷離而曰遊山噫甚矣
奇先生曰不不吾欲探奇而不乘奇時歷奇山奇水則山水
之奇不奇遊亦不奇且吾輩舉事欲止則止欲行則行倘步
人之步趨人之趨不能獨出意見鳥觀所謂丈夫氣骨乎子
何河漢其見乎行矣遊奇豈畏雪乎且罔遺厥途奇與而使
奚囊之不富也予曰諾教雅命乃率役從四人離村而進二
十五里有旋風嶺嶺西巖半有風洞人以木石投下輒即吹

出將風之前三日風聲可聞二三十里遙聞其滿郊原出
三日則三日風出五日則五日風出之聲大則風大出之
小則風小是誠宇宙之一奇觀也過此越層山登峻嶺危巖
峯嶺偏窄陡險攀藤緣木山盡而水見泉名曰援雖盛寒嚴
冬微冰不結氣蒸蒸勃發直與春夏之烟雲闊勝可不謂奇
乎沿河而南折行二十里許曰鐵盆嶺山山直上鳥道羊腸
約二三里許有龕龕上有崖壁立萬仞峽壑中有水如珠
簾碎噴濺貫相逐而不遽注下有石仰承凹然如盆然從
不溢卽遇祀事汲數千人亦不少城蓋後唐洪密禪師成道
處也噫奇矣尤奇者華而西南終然照鮮其色皎焉如赤城
霞起紅映林田如公輪疊兵江火連天如火樹之合銀燈之
設爲之焜耀而熒煌地盡丹穴山抹朱顏其爲形也巉峭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五

嶺峭峭峻刺投龜鼻見不與他山之鑊純爲綠如細柳之兵
劍戟森嚴如早朝之笏鵠序聯翩如五指之峰交背而前高
下疎密凝然巨壘令人手不及指日不停駐從者曰此千峰
也盤亭之寺之最勝者也因縱觀奇勝獲觀先君子手澤於
盤亭諸境其所撰所書如了凡和尚傳三知尚傳修鐵盆障
記諸名公詩先生不勝駭飾噴噴稱道低徊留之而不能去
無何夕陽在山止宿於水頭舊營茅覆牆蓋石甃居然又一
洞天奇矣明日循崖東上蹠析之巖巖東南絕巖處曰南
天門南有九河北有壺間東有天井西有歷山迢然遠矚因
俯仰千古憑弔往事彙彙之聖司馬之王柳后鄰相襄敏鄭
陽貞肅之操七桂之坊李原兄弟科甲聯芳兩魚之貴三正
之堂邵武之介鳳縣之陸地靈人傑不盡掄揚後有作者將

山高而水長從者卒日山之東巖有洞曰龍洞之六台皆石
髓所結潛見飛躍雙單盤折中有大齋其色黝黑寬則數武
從未知其浚竭道路巖巖屋危惶不敢相隱故爾饒舌先
生日壯哉是僕傳奇於穴與子偕遊盡此暢悅予曰不不天
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實見者不如聞者之蓄且留其餘步
以待後日先生曰諾亦唯命今而知奇不在山水在于能留
餘地以自處且能留餘地以處人也噫觀此矣乃檢點奚囊
錄予數言以歸

漢澤賦

國朝 白象額

河西之賓適于河東問于至人曰曩聞夫子之邦蒞唐虞賈
封之內以爲泱泱大國之倫也今睇覽其槩才如黑子著體
耳若其山川物產之亨毒風俗古今之易更可俾鄙人傾耳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五

而悉聆乎至人曰唯唯僕將覩縷以對而思吾子之清聽也
不腆敝邑肇自虞漁漢澤著名于戰國陽城更號于唐初接
秦豫而肩聳跨燕趙而臂舒爾其形勢則崦山俯瞰于後析
城拱揖於前左帶沁溪而潞潞右襟畫輿以巖巖砥柱王屋
峙東西之雙闕盤亭雲濛列屏嶂以千巖巖巖疊通之聲刺
白岩卧虎之纏綿或嵒嵒而中隱或窄窄而纖聯其貨則石
穴之炭積如黑壤練冶冶鐵烟發夜光以釜以甑烹飪唯良
鉛既分乎黝素土復別其精瑩爰制器而象宜亦逾堅夫丹
礬石經火而飛灰粘無異於膠漆疏溶液而凝黃煇煇爾其
騰烈咸五都之市所必需而軍國之籌所勿缺其木則桑楸
桐檜榆柳椿槐榲櫟似附于空谷松栢挺拔于霄限枝糾葛
以交亞葉掩覆以繁核干霄霄而亭亭直上陽鳥回翼于夏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三六

其藥則麝香五味薤木黃精芍藥藥本益母等名
萃于峻極何首雲卧於崎嶇蓋殊形異秉而不獲遺厥名
也封域之內則原隰墳衍阡陌錯峙穀黍油麻菽澤澤家
張編大之欄戶軋杆和之樂此有耳音之成聞而具目者所
共囑若乃古今易制風俗迭移月異而歲變通趨而就卑敢
因明問以竟其辭夫其賤遠遠古選哉選子莫得而考稽也
亦嘗詢茲黃髮之詔質諸草故之遺有明中葉成化宏治賢
聖代作渾噩冲夷兵革式偃野畝破棲父誨子以愿樸夫刑
室以勤劬茲誦必夜好轉維時閭閻中宵而弗鐫賦稅順則
而不知野老絕跡于城市戚故契泐於往來當是時也茅茨
弗剪土簋無餽士有溢困女有騰帛務本力田節餐績學維
氣之靈篤生英結原襄敏錄錄監繼退既亂於未萌楊貞肅
茹漿飲冰嫉貪婪以如慙爰備棟梁爰儲案牘守樸茂之遐
規保元氣而弗餽農服先疇士食舊德務儉嗇以離艱留堯
風于蟋蟀隆萬既降戶實家殷物力既以餘裕儀章寢而漸
興輪奐高明而美侈冠帶敦傳以華文禮必尚夫豐溢器日
飾以奇新然而時和平稔猶可飽以遠其外形也漸乎叔未
益趨于澆執務徧乎里市貴介長乎惰驕奉逾適于精鑿態
務掠乎清高旭三竿而偃仰夜遠午而號呶若煮龍雀之味
香薰蘭麝之膏列尊羹于几案刻商羽于笙簫宴必遠羅夫
珍錯食必大烹以淳熬君子暴殄于文物小人恣肆于遊逸
以故惡極貫盈稔稔禍招雨澤愆愆于地厥烽燧直達于雲
霄奔填山谷凍餒啼號蓋十餘年所而後二三遺子始得以
相聊云爾

興利安命再造區宇武紀振綱之勛文徵月平之
賢所寶惟穀賤末而重本懷忠而抱慈薄海無疆民樂業
蓋三紀以來可稱太平無事調和玉燭者矣而不無微邑則
有可隱憂而蒿目者夫彈物以窮龍畢方以拾藥非保全之
恒事謀生之極則也留去時之幾何而今偏甚于昔若夫設
綺席肆廣筵牆差旨布琅玕御獵金玉充溢方圓侍者呈媚
中情倩娟客賦醉而忘歸至曉露以湛湛爾其燈宵寒食千
節中元爭庀其競烹鮮挈觴榼逐後先男女奴服絡繹聯翩
致飾程疊優紹便妍微眺流睇粉黛連卷及其春秋收節以
祈以報靡神弗舉靡牲弗效迎迓則舉國而出郊享賽則傾
囊而縱樂旌旒飄颻以蔽空珠璣錯落而規耀鉦鼓徹旦以
鏗哩野唱喧闐而啼叫神醉止其未飲祝飲福兮橫道矧夫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七

人習跼注時尚棄鞭樹羽幢幃伐鼓田田荒張侯而制正復
設之以鉗楚鬻鷄裝之性囑奮螭臂以空拳爾乃通化居質
有無等跬步于間越履蘆葦于江湖廣低綳其百出詭慈胡
以爲手以是琳宮梵宇靡弗增飾綺衣黃冠竭求如織名不
占于版圖目擊餐以糜食山坳甸而南山西田荒蕪而弗闢蓬
蒿蔽手虎狼場園遊乎麋鹿耕者農之憂微用者泥沙之
委擲麻情優游日甚一日苟不問于貧賤雖陶陶而莫得況
丁壯而單寒冀腹果而陶獲暇水旱之告災詎自甘于溝壑
夫物極反泰者循環之至理也永終知敝者消息之大義也
故達人識士觀江河之下則思砥柱于中流勿使泛泛如不
繫之舟任其漂蕩而不知休也今誠察天道之變探人事之
愆返古更始收轍易弦懲游閒之難治裁奢靡之遺焉故以

少卿以桑田猶可復陶唐氏之遺風而不至迫于危顛是
在司風化之權者有以睹乎厥先云爾河西之實慨然爲間
日子爲桑梓至計亦杞憂漆操之恒談也鄙人姑識以傳焉
午壁亭賦 并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
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波漱石瀾
瀾入丈環濤鼓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
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
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緬關河以聘望蹇淹流夫遠行異向
平之還尚同宗炳之幽情渺山川以延訪披鄴生之水經惟
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嘉名攬古友之奇字馳逸想於漢亭
沁流兮清淺午壁兮洞濤鄉猿鶴兮北山逸文物兮西京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七

飛仙之稅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騶唱嶺上兮
多渺渺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聞樵叟之吟聲秋風兮嫋嫋
春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迅晷
怛愴怛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晉侯之
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髴其未夫美
靈光之歸然兮晒秦關之角立古今何變磨兮咫尺其如相
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濫觴予心之要眇兮儻若離而
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羌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
兮遠邨臨流釣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閑雲
聊逍遙而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可
論

海會龍湫賦

陳國珍

步商林以遐矚兮遂躋坤維之上游聆香光之幽妙兮爰
帝釋於神洲驚長波之潛施兮邇潺湲之薄流來象外之冥
悟兮滌衆有於浮漚於時朱明既謝白鷺晨飛青楓通引丹
桂初輝詩詠杜陵之句聲入歐陽之扉雲翳翳以徐起日
鷺鷥而餘暉泉涓涓以吐溜風拂拂而留衣朝發騶於東郊夕
摘芳於水曲憶枕流於孫荆同悲思于宋玉聊登眺以消夏
亦徜徉以免辱歷幽巖而疑神濯心脣而止足爾乃挂驂駐
旂穿林涉徑法鼓風傳疎鐘竹應八樹鬱蔭五芝鮮淨想勝
因以遺塵宗淨理而生敬雨花飄帝子之香逝水溼列真之
乘石俛首而悟機狂克念以作聖瞻紺殿之崔嵬既金檻而
玉鳥乃蘭栢之繪靡亦山節而藻悅諸天無情而有情觀世
玩迹而滅迹浮屠絕業以干霄鳴鐸麗天於咫尺若夫清流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元

灞汗古澗冲融滲淫滴瀝激灑液淙雲錦散采於沙涵之際
明霞揜映於沼沚之中漾萋萋之文苒浸落落之長松鶴侶
翩翔而容與鳬雛頡頏而鳴咽醴泉地出奇壑天開清借姿
於瀟灑香挹美於酴醾窮源既通乎潭府迴流遂漑乎長涯
氣勃則懷襄陵岳怒張則吐納風雷滌潤潰淋漓湓淪洄或
觸昂尊而山立或排巖砢而龍堆混萬形于一坎包衆象於
微隈乃若天朗氣清宇宙澄寂微塵不飛纖蘿不折輕風颺
激不成文遊雲蕩影無留跡澆湓淪困泣混澈恬鱗顯見
於陂池芳芷參差于厓側丈人曳屨以長嘯野僧振錫而高
吟或招隱淪之什或發羈客之音一觴以適口中濯以疏心
覺造興之不盡慮入山之不深夫何思而何慮豈有懷之莫
禁及夫羲御回輪於虞淵之谷大明撫轡於金樞之鄉引元

更於通鑑載城於中唐城成韻流瀝流
鯢淵藏混澗澗澄澗江洗標之以翠蘋泛
乘鯉而遊行青女臨波而靚妝豈羨沅湘以
之任石緬彼江濱以遭淑還憐交甫之視魂
亦盈科而激清伊大塊之無窮悟潤下於一
史空歎逝於朝夕於是游目既遍體適心開
俱元還自然之妙理齊萬彙以並觀同古今
以永年拙毫命楮是月作歌歌曰金鳳起兮
今百穀成順帝則兮民之生適余懷兮長天
秋水平

卷之四十七 終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元